



一台打磨十年的丝路颂歌 一曲连接古今的千年交响

■ 朱光



马上评

文化丝路颂，可以理解为“文化丝路”的“颂歌”，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丝路颂”。昨天下午，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论坛在世界会客厅举行，会上的关键词是“文化丝路”；昨天晚上，艺术节开幕式演出交响诗篇《丝路颂》在上交音乐厅上演，乐音起伏、横贯东西，仿佛诉说着文明互鉴、文化交流……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博物馆联手打造的《丝路颂》由音乐总监余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与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笙演奏家吴彤及上海民族乐团的多位演奏家联袂献演。这是一台酝酿打磨了十年的音乐会，呼应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发展成就。如何以乐音展现跨越沙漠、跋涉东西、文化交流、灵魂碰撞的千年交响？

意外的是，在马林巴等打击乐营造的神秘、悠远的开篇氛围中，笙“先声夺人”。笙，既是起源于中国、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管乐器，也是古代常用的礼器，还对西洋乐器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隋唐时期，笙传播至如今的日本、韩国一带，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波斯，之后再被带往欧洲……1780年，侨居俄国的丹麦管风琴制造家柯斯尼克首先仿造笙的簧片原理，制造出管风琴的簧片拉手，自此管风琴才开始使用音色柔和悦耳的自由簧……笙，身形不大，声贯八荒。因而，当手持笙、身穿黑色长衫的演奏家吴彤，出现在身后全建制的交响乐团之前，有些令人惊讶；但是，当笙声贯耳，并意外地与交响乐团同奏时，

人们改变了对它的固有印象：它既可是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伴奏，也可与大型交响乐和谐共奏。

相比之下，观众更熟悉大提琴演奏家王健。自笙出场之后，大提琴浑厚、深沉的音色跟上，辅以交响乐团营造的苍茫、孤寂，瞬间令人感受到行进旅途，环顾四周的情境。这就是《丝路颂》开篇《求索》的开场，选自赵麟受上交委约创作的《度》。本身，《度》就取材于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求索，是为求得真经。如今，“取经”依然是一个“上门学习”的代名词，这正是全球文明互鉴过去与现在的连接。

随后，各自身着红、蓝、绿等五种色泽服饰的五位操持二胡、琵琶、古筝等丝路乐器的民乐团演奏员登场。在一色素装的交响乐演奏员之前，他们尤为显眼。这些我们认为属于“中国民族乐器”的“身

世”，正如笙一样，流转于丝绸之路上。在欧洲、中东乃至日本、韩国等地，都有这些乐器的影子……第二篇章《梦回》源自朱践耳作曲的《丝路寻梦》，既有现代性甚至无调性的旋律，又有丝绸之路上回旋的驼铃，正如五位民乐团演员的服饰，既宽袍大袖、色泽纯粹，又与交响乐演奏员的玄黑色相映共生。

第三篇章《和合》起先有鲜明的乐音对比——起初，明显是中华民族的乐音：全音阶，令人联想到《祖国新貌》系列纪录片，与前两个篇章以半音阶为主的“西域”旋律明显“样貌”不同；随之，半音阶乐句也不时出现，又回归到丝绸之路……俞叔作曲的这一篇章，在中华民族与西域各民族之间回旋、回响，最终以气势磅礴之势回归到和合之路。引发观众席“Bravo!”的高呼，掌声长达10余分钟。

A角B面

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贝佐德

看成龙的电影长大

33岁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贝佐德·阿布杜瑞莫夫（见上图）已经和众多名家名团登上中国舞台，为中国乐迷熟知的是，著名指挥家兼钢琴家阿什肯纳奇来华演出时，贝佐德被大师“钦点”，临时救场奉献了精彩演出。今晚，贝佐德将在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带来他的中国首场独奏音乐会，亮相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起自己学琴曾被劝退、差一点就成不了钢琴家的故事。

贝佐德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从小看成龙的电影长大。他这次的节目单里特意选了一首乌兹别克斯坦作曲家写下的钢琴诗《古布哈拉的城墙》，告诉大家他从何而来。贝佐德的母亲也是一名钢琴家，6岁时将他送到著名钢琴大师塔玛拉·波波维奇那里学习。学了七八个月，贝佐德迎来了第一次考试，演奏舒曼的《狂野骑士》时，他不断卡顿，塔玛拉看不下去，直接叫停，并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就不可能弹一首曲子从头到尾不出一点儿错！别再来上课了！”

年纪尚小的贝佐德很沮丧，但妈妈却不甘放弃，大师不愿意教，她就自己教，贝佐德就在妈妈和姐姐的指点下加倍苦练，埋头准备下一次考试。“那次我

考得很好，可惜我的老师不在场。”贝佐德回忆，塔玛拉的朋友在现场听完他的演奏，回去对塔玛拉说：“你得继续教他，他很有天赋。”贝佐德的妈妈也立马去问塔玛拉能不能继续教孩子，塔玛拉说，当然！

对于恩师的严厉与挑剔，贝佐德心有余悸。仅仅一学年之后就回到老师的课堂，他也很骄傲，因为塔玛拉看到了他的进步，并且真诚地说，是她当初看走了眼。正是在这个无数琴童挤破头想进的大师课堂，贝佐德打下了坚实的钢琴基础。到15岁左右，几乎所有的曲子对他来说都不再有技术难关。

音乐之路上，贝佐德很幸运地遇到了第二位老师斯坦尼斯拉夫·尤登尼奇，15岁的贝佐德赴意大利学习，在尤登尼奇的教导下开启了全新世界。后来他甚至不惜放弃去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的机会，而去了尤登尼奇任教的美国帕克大学，得遇良师比什么都重要，贝佐德说：“如果我那时候去了茱莉亚，我绝对会后悔，跟着尤登尼奇学习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在昨晚的钢琴大师课上，贝佐德看着满场的孩子，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学琴时光。那时他虽然热爱音乐，但实在对练琴提不起兴趣，远远不像其他孩子那么刻苦。尽管不喜欢练琴，但对一位音乐家来说，这一步是不可能跳过的。贝佐德将自己对音乐和演奏的理解试图传递给在场的孩子们，无论多小开始弹钢琴，都要认真研读乐谱，读懂作曲家的意图，才能将个人的音乐特性展现出来。他说：“虽然钢琴是木头和金属组合发出的声音，但每个音符都是有灵魂的，需要演奏者去赋予音乐独特的意义和表达，否则和机器人演奏出来的有什么区别？”

本报记者 赵明



贝嘉的舞蹈精髓 在吉尔执掌下延续

台前幕后

作为传奇舞蹈大师莫里斯·贝嘉的继任者，吉尔·罗曼每次率团带来的作品都让人充满期待。10月19日至21日，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亮相上海文化广场。贝嘉芭蕾舞团两位灵魂人物的舞作接替呈现在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

即便两部现代芭蕾作品已经演出过多次，来到上海舞台正式面对观众前，艺术总监吉尔·罗曼仍要求舞者在文化广场的舞台将作品完整彩排多遍。他的老师莫里斯·贝嘉曾自称“工作狂”，吉尔在工作中同样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度，即便到了约定

的采访时间，他对舞台仍有不满意之处，坚持先完成排练，再向记者致以歉意一笑。

吉尔认为，每次带着新作品给上海观众，很重要，此次来上海也是两台舞蹈作品的首秀。演出上半场，舞团为观众呈现了由吉尔·罗曼编舞的《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作品根据当代美国爵士音乐家约翰·佐恩的音乐编排创作。2016年1月，两位艺术家在纽约乡村的一次深聊中，一拍即合，在此后的两年里挑选出14段音乐编排成了舞蹈。

下半场的经典之作《七段希腊人的舞蹈》由莫里斯·贝嘉创作，1983年首演于纽约市立音乐戏剧中心。9段音乐均出自希腊著名现代作曲家米基斯·西奥多拉斯之手。莫里斯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把这些悠扬动听的希腊音乐用作背景，编导出7段从单、双、三人的小型舞蹈到不同规模的大中型群舞，进而使作品产生一气呵成的整体感。

在吉尔看来，莫里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任何音乐都有兴趣，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20世纪现代音乐，或是摇滚乐、电子音乐，他什么音乐都会尝试，这也体现出他对艺术真谛的深刻理解。吉尔19岁进入舞团，如今已经63岁，整个舞台生涯都伴随在莫里斯左右。吉尔回忆起当初加入的原因：“我年轻时在舞台上几乎看不到男舞者，莫里斯是唯一重视男舞者的编舞家。”

吉尔选择了莫里斯，莫里斯也选择了吉尔。多年舞台生涯，吉尔竭尽所能地吸收他所接受到的一切，是莫里斯让他的舞蹈更进一步，也成就了他整个职业生涯。尽管莫里斯已去世16年，吉尔依然觉得莫里斯还在他的身边，以他创作的芭蕾作品的形式。

贝嘉芭蕾舞团虽然是以古典芭蕾技巧闻名，但莫里斯也曾改进过舞团的舞蹈风格，当下吉尔在延续莫里斯的风格基础之上，也会针对当代受众不断创新融合。舞团是第六次到访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吉尔说：“于我们而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非常重要，它是展现中国的一个窗口。而我们的优势在于通过艺术传递情感、触动人心。”

本报记者 赵明



贝嘉芭蕾舞团彩排中
本报记者 王凯 摄